

寓

林

集

寓林集卷之二十六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包彥平

酸令不能作長卿之臨邛日苦乞兩僕僕拜泥中無
論其它卽欲日往朝亦未能又禁屠不能爲客破戒
少刻以菜根煩齒頰耳彥平在鍾陵無弦歌聲聞竟
同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歸語開之諸公可一抵
掌

答僧秋潭

往作靈鷲老書生發言如絃下筆如矢無所不致其
從橫作壇石山長韜弓橐矢而援鴻鵠睨蟻蝨惴惴
乎惟恐墮之千里而失之一塵也黃生伎倆可知庶
幾以鍾陵爲牛山覓薰修降伏之法印可高座耳縣
門故非河陽而不佞柴立其戶已久彥平兄來如行
脚僧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把玩風雨而已緬懷臨邛
焉得不作千古人不腆香供知非盜泉方叔君無
片語及我耶小人憧憧亦遂無問一笑

答馮開之

邑非難治治邑者自難耳世法中所謂賢不肯者與我輩意大別世法在華其積而我輩在有其璞世法在堂簾之上而我輩在堦墀之下是以難耳此言亦觸忤世人但可爲先生道發一嘆息而已山海馨矣將無憂閭戍乎此又非一縣事不敢言不敢言河陽無花亦無看花人思湖頭桃葉如先生輩履齒所向真逍遙遊也十餘年寤寐李本寧先生遠在天上乃幸屬其部民而不得一登龍門且往者先處士之徽

惠甚大先生晤時乞爲道意此方瘠甚不肯於此亦
久不開他竇彥平來又值旱禁屠不但不能如長卿
臨邛且在齊聞韶矣一笑

答戴望之

僕自行作吏風雅譚笑之事如往世事故人舊好俱
濶疎獨提此念於萬冗中稍自整理而物且搖搖兼
以衝方疲民督輸頗急寬下應上殊難爲功做秀才
造善無柄然造過日少如吾輩作俗吏自以爲善未
必非過所以難耳望廣文宮墻如十洲非羨其冷羨

其少過也此間久不得南來浮沉之音得足下書而喜開足下書而低眉天困戴生至此耶讀沈司馬疏金明直壓裴公秋上人氣弱心剛作有滿事特其糝糠貧官所捨不能敵糠屑不敢冠簿書附見而已

與詢法師

我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見佛乃吾明宗至境中而去來不叅禮良由俗吏失之庶幾用吾門叅前倚衡之說日日見師可也劉宮論日相往還甚領略其磨琢渠念明宗不去口想吉水鄒爾瞻亦切瞻依書奉

侍者幸照存之若十月以前飛錫猶得相逢玉版居中
中也記奉一笑

答楊仲堅

晤對時半屬枕席此後遂苦行役忽別經年矣故人
清夢無夕不有仲堅固知仲堅之念我耳足下以積
歲賢勞日飼長安米僅得一彈冠柱下之報而猶逡
巡不拜何也國家奢於取財而吝於用人顧不念今
此下民無如仲堅二三輩者平停其事而消嘆息愁
苦之聲當作何狀乎第念雖真而識不遠直於道法

而不能委蛇於世法曰無名教之罪則可耳然以鍾陵之疲瘠未能起而鬻爭未遽絕每自照一日之間善不勝過快然於事者未必能退而無憾於心乃知昔人所云百里非大賢之路此負氣高名之言念足下之令安福而調於適薦卿之令章丘而勵于精惟賢者而後樂此矣案牘不敢厭煩而心不常居清亦有心清時與事不相習者自媿往時爲忘機貧士而不爲歷諸艱之貧士故一時未遽得手幸而齊民直道或有相對階庭莫逆處耳冠紳不盡爾也西山詩

清冲絕勝爲令時當無此勿謂窮愁負人也抑之元
素握手數數否弟想書到足下已高居霜臺矣扇頭
見懷時忙未能答愧愧

與姚元素

弟自抵鍾陵疎候于兄矣弟行直慮疎才不副念卽
不敢稍有回互以負鍾陵父老爲知己羞然瘠民未
易起衝方未易調遠年之逋賦未忍督近世之常禮
未能行或有道者不見督而流俗人不盡喜也兄聞
之乎東倭不息西酋近捷俗人遂以爲太平而識者

以爲七鬯未定愁苦四起忘言如鑿柄利言如木魚
海內之憂非東西寇盜可比弟邑事未盡理亦每抱
此婺婦之嘆每接邸報覽之短氣又以不得讀大疏
爲念因知言而無益非不切忠而以諫爲官義不容
已近讀兄一疏真綱常安危之舉而主上尚不卽
俞絕無輪臺何也然長孺在庭淮南謀寢於兄不見
暢意而此輩之魄稍奪耳凡人善敗不能自瞞于心
卽不能掩人之口兄在內聞江右知者論弟治鍾陵
如何弟以爲州縣之吏收攝一方造福造罪頗關人

心而福罪之根從自心作瞞心之福爲罪莫逃直心之罪未卽爲禍罪福之應合爲安危州縣之合卽爲九垓凡禁闔賈近臣精誠動主上或難而廉察行下吏則易雖然如楊仲堅輩久索長安米而不得一拜官作州縣吏者非講於大學無所爲而爲之義欲使潔已循理而造德黔首以報朝廷難矣此可爲短氣也

答吳伯霖

大都官負民耳而尤媿於鍾陵不佞向苦行頗近稍

似居簡過此則場事

觀事將紛紛矣第此念不

敢自負足下能諒之作令未嘗不佳而時會其艱古
人以不變塞爲強此真捉刀英雄耳機來則動動則
必變卽此是風雲之氣戰時宜堅固之勿令敗筆大
都名將偶敗非材膽不足只愁心散散不及收則轉
而爲怖畏故也伏如抱卵舉則行空此戰勝法也古
松上人出關與未入關時意味何若此吾兩人不能
有助護持有足下開之諸公不佞亦稍效其日中一
飯其山房卽係幻居亦應護之在世日此比鍾陵官

舍則庶幾常住物也董崇相是沈毅人人生何必有
耳足下自知有露處則歛矣冷如江上之月見而不
畏可耳不佞所居與勝侶日隔庶幾得足下玄父書
一破愁氣吾家親丁公復欲強不佞遣女時勢情俱
苦足下引我以尊生則此生孤隻其爲人間臣虜久
矣

與張甥德懋

兒子小弱不解意故望吾婿凌雲甚切所念病骨不
勝聞已得角技藝林列名策士喜溢于曉道試定稱

白眉乃不佞今所念壻不憂不秀而於書中奔殿夜
郎等語非招益之譚天下人才不盡吾胸中不甚富
有而靈氣稍存然自作令與詩書所習中之不通不
理者甚多匹夫可勝五尺不可欺若居然自大卽曹
劉爲凡材龔黃悉末品此甚不然東漢才子甚多而
諸公悉折心于汪洋千頃之叔度吾嘗想其人如立
空虛中不可攀耳古人所以讀謙卦也鍾陵父老近
頗相信而吾終歉于鍾陵之父老但媿瘦無益不貪
其肥也得吾女體中佳秋來落桂子便快甚前物小

佐洗沐亦不加于敗絮勿言勿言

與喬公

開關卽是閉關人關有開閉人與移而不知所不移者何在若天台帝里皆幻境也幻螿啓行以爲幻耶非也座下自叅之

與魏辟疆

湯生尊宿過以爲車騎旦晚至而過我不入愛我哉抑少我耶知君到處有逢迎豈以不佞故足下行且繫黃金如斗豈惟百哉令黃生開函谷關白壁錦繡

且如山嶂矣一笑清江書與幅紙三日內壁上墓記
恐一時未暇捉筆歲除事逼深媿無千手應也所惠
過多謹領一二何以報德

答羅玄父

得二月三日八日札如對玄父情事大暢然益思玄
父相對耳七情之汨性甚於五葦之爛腸茹素之人
不至大淨妙恐應接之間形氣不支聞玄父酒釐俱
斷此大精進事不佞何敢毀律顧念玄父弱體多事
未便深山第宜去奢戒殺至於酒德調暢彼我惟寒

與勞尤以爲卻無量不困自是吾家門風有生皆醉
恐醒非不飲耳如何母夫人眞實念佛自不爲兒女
所累火蓮尤勝水蛇也居官多穢事而欲出以清理
人舍君子之靈亦多小人之腹堯桀無門卽從身召
雪中著墨點點皆見更爲難耳何時與玄父共泛慈
杭也

與張肅之

春晚綠野秀卽巖邑江山亦佳想仙令肅水歌咏薰
風豈不妬殺河陽也郵中得兄傳孟常書此兄爲我

輩篤好如是第置差次於兄將無使無鹽走苧蘿山
耶李爲溪此舉甚快其白稿亦不草草當路諸公近
亦共手扶之總不如寂然之佳耳生子如孫仲謀爲
兄快之其僻嗜古人當由仁兄家傳弟尚欲致語各
士妨英氣撲人莊子木鷄之言殊可思聞於鯉庭何
如

與張孟奇中翰

諱堂

別足下日已遠時時奏漁陽塞上曲百倍宓子茲也
入侍金馬門出奉潘輿凌雲之暇婆婆慶日斯何羨

東方神仙哉 主上輪臺君子道長如孟奇氣扶宇
宙豈止與閨閣之秀爭長絜大而不佞方折腰官下
勞心世途安能仰首伸眉展布四體以壇石一直而
敢與廬嶽爭高足下善嘲人耳進賢新淦如江雁雲
山前隙無關後歡何續維楫無恙風波自恬庶堪仰
對君子自對黃郎也豫章去鍾陵一舍君子至於斯
而不得一見足徵吏俗然名香良硯玄韻高吟蓋歲
星飽瞰三千年而飫我以餘桃矣不腆匪報幸不爲
盜泉可以佐滄浪之歌足下勿吐我也帝子關有紫

氣鬱然望之快快不能已

與豐城傅年兄

深夜倦骨客至無禮惟年兄能寬之耳昨聞年兄譚
傅忠所先生事甚奇而袁年兄來書如此又甚奇從
年兄言則公子重耳也從袁兄言則陳勝之扶蘇也
自年兄言則傅全四爲冒領之奸細自袁年兄言則
傅全四爲收畱之于連在兩年兄自有引經之斷而
弟則何能遙而度燭斧之疑袁年兄與傅老書第求
速放全四不知十三歲真假公子作何語全四對兄

作何語倘屬無干自當疎放之耳抄白袁年兄書一
紙併中附裴梓六口詞一紙惟年兄察之決之以一
字報我年兄申文併乞錄見教傳能見袁又云黃僕
親見黃先生豈孟浪人耶

答劉雲嶠

以送迎直指公牢騷不靜時時作玄亭清涼之想耳
此間宗風寂寂非先生轉輪安得梓溪作虎谿耶明
宗至得手教得家書問一得三附謝

與劉雲嶠

日來迎送新舊直指叅訊間難於叅禪其愛夫頭馬
足難於愛子世間煩熒障如此先生與明宗何以灑
我甘露也七月福勝禪林中結涼亭一座此時當有
所請遣訊明宗師兼此起居草鞞惟寬之

與明宗法師

只尺宗門不得過譚以直指臨勞勞馬牛如濁水泥
不復作清泠想師何以教之不腆供日中一餐併天
池武夷茶少許與幼安先生試嘗之此味與趙州何
如

答湯若士

自有南昌爲穎川鍾陵不爲尾生已幸何敢先之門
下所聞誤矣章孝廉船載明月而歸我尚似少情人
無奈泥封函谷關久也觀風錄奉去一冊江山氣重
不似靈鷲清薄耳萬生謹識之費里有真假傳公子
至煩臨豐二君喧沛鹿馬之辯先生境內豈無鏡照
耶便問密聞我千萬

與李爲溪上饒

兄事至此豈吾輩得意事豈以名噉兄然公議如晝

物極則返在兄不宜作過去未來想慰兄者自應作此語所慮後來人見咽廢食不能下著數耳數奉陳太尊教此公心力直是擔當人相嘆累夕亦以去足下如失左右手爲恨信州之人豈能忘慈父弟豈能恻然我良友耶波浪雖惡而舟自在或出或處敢背兄教曲逆梁公當緊處如箭鋒之值今人第學其寬皮袋耳奈何嫂從兄無悔勝男子矣欲作一詩送兄恐行促不及申美中亦不及作書想虎丘清嘯不減蘇門仙人弟有苦苦而已臨楮氣結有羽便無妨楨

寄不腆非泛泛以佐舟次者惟存之

與談生

不佞浮沉諸生日長緣習起識世人遂題之以能文
何至如門下所獎許疑西河於夫子豈其敢耶作文
作事只去習心爲難自心徹向何處更不必於它人
齒牙覓便至於文詞習濃者澹之習空者實之習鄙
者藻繪之皆因病對治之方至於千篇文章印證只
一篇存乎自證此不論利鈍中暮年也因門下虛衷
勤訊敢據臆仰答謂知言又何敢哉湯海若樊少府

二書奉往題向未有擬壇石業舊刻與詩扇奉政巖
邑荒城不足以當賢者顧盼共餐清虛而已復令弟
叅軍書併上

與羅玄父

作官無不忙者第忙著何處此當查勘畢竟作無益
忙十之六有害忙十之二善忙十之一二間也忙且
難善何況於閑此非歷境不知玄父間時亦作此觀
亦自勘間著何處耳按臺荐語似知我者不淺然何
能至此感媿而已新按院吳大有道氣初見覺意思

相向不同未敢卽作知己也考滿事以七月廿五及期八月作書費手伴緘者卽隨心行文交廣用多不敢作清官無事卽清亦自有禮奈何又奴僕官不得力纔遣一人則衙齋便虛無人奈何九月初方得遣人往京請先人贈典想或可得第生無以娛泉壤何益言之可爲墮淚縣中事旣忙而詩文翰札之累日增腹笥空空悔不讀書今以浮者支吾而已盧涵伯向知其有道風者因其近有依天祿閣校書恐有所損如玄父言復勝耶解世事是好事然好人長道心

常人解此則減彼當知解從何處生何處用可耳今
此遣專邀虛生煩玄父面與之語途中逢親友及來
役千勿作長住語久要處人我不涉澹自長契自久
聚散無論耳然須急來方於我忙時有益不然又過
一潮頭也至懇至懇玄父自言學殖日落卽長也第
云舉業對之如讐此語不佳湛此妙心何物不辨卽
升沉有數而冷熱應情而致如此心何以娛母兄耶
勿爾勿爾齋中政少中山君來惠與孝若並至大暢
揮酒恨不得大書者近來頗爲人書扁亦時有佳者

龍井茶妙又出自手摘葉葉皆清賚甚好清而報之
以濁則觀風錄一冊中有識力在但非水雲也

與劉雲嶠

古人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死而不恨此猶意氣
之言吾師不怨不尤而歸之天知卽至聖必得天而
安要之知處無聖凡古今天人也不肖疎心一片無
可稱道惟殃咎日生昨遣候後乃尋焚叅知諸公至
出先生贈報政之章提過爲善將病作慊卽獎借浮
涯然其真處豈敢負先生之知哉此意亦豈寶珠瓔

貉可酬直當勉強情進作心香供而已有不善未嘗
不知此顏子自克自勵語竊以古人已溺已饑之痛
於人不善更欲知而救之是所望於有道也眼前試
事考滿事將入省隙時圖走晤耳所云無念師到否
偶門人寄妙筆好茶至奉去十矢一封當共賞之

與劉抑之

饒憲副伯仲歸奉兄手書併前承差書甚具小傳考
語弟俱不能當此念似之耳伯闇高千仞之致爲此
道吐氣甚善礦稅不罷天下事未可知江西之焰復

然矣新相公此出天下人想望風力不淺南陽淮陰
布衣初起時胸中定有所計而邸報中見山陰首爲
助工一疏此何意也溧水進賢兩人弟俱知其深但
不知王墨池之深曾聞人稱簡澹自尚而溧水每事
朴實下手頗多條理近來學問更進耳弟考滿在七
月廿五遣人須八月不知兄告假歸以何時爲我遲
之九月方妙不然弟無可倚也楊仲堅入臺中前亦
得其復書氣平妥如昨然亦須吃緊處一言恐世有
韓退之作諍臣論矣

與陳仲醇

三年與兄踪跡較疎卽刻心欲作好吏亦造殃多耳
幸奉兄教不至大墮落至于嗇精靜覽之妙不能盡
用亦苦事緒多也民愁氣盛而縣官斂不已重以無
鬚兒作橫江以西恐不能無事卽幸在位多君子然
擔當而變化甚難小事不糊塗易辦也兄道味日長
拭冷眼看局如何所聞見弟病尤不可不時時見貽
良藥勿以吳楚爲選王辰玉此舉暢甚不足以重辰
玉真爲天下名士吐氣秋潭般方叔近況何似廬山

去鍾陵遠此道希微士大夫古板道學耳可與共惟
劉官允諱曰寧一人它接見亦少也

與賀伯閣

弟本無所自處嘗妄論當此時惟梅子真申屠蟠一
輩最高子真人但知其空入高士傳讀其論王氏書
真是極用世憂國之具其學亦粹至非漢儒可及今
之第二義則爲元禮孟博身名小佳於世何益然此
兩人亦不可得夏初曾接姚元素給諫書知諸君子
出處本末各有所懷私心謂吾兄所執者良是不謂

兄竟爾爾非以身退名高喜兄真憂國真用世亦自有不得不爾亦非謂兄有以潛爲用心腸我輩所以身世兩誤政爲當熱處難捨人不難赴淵投壑而繫其一鬚一髮則俛身從之此際甚微不可得而言漫向兄及之耳但願兄更勿以此歸爲高亦有道常事也弟身小吏而處風波之世不能拂衣忽及三年又當報政之期如空手逢債主無以自將但有不負之心誰則知之弟疎徑處人易見治邑闕失儘多力可及者已爲之但無鬚兒之在江右者近頗作惡愁民

氣盛而通賦積欠催科不已恐不無陰雨之慮亦非
獨江右也人才實難必臨事臨變而見若小才周應
小謹周防今之賢能頗亦不乏弟卽於此亦不能非
官下料而又不能自引將無及乎兄何以教之

與梅季豹

足下撲心傲骨落拓宇宙賦材宏渺上軼賈馬酒德
酣沈高揖劉阮方今我輩實罕儔匹弟卽濶焉天涯
而獨坐眷懷逢人頌說未嘗不爲之一日九迴也向
從孝若寄語後漸寥絕折腰以來知己益隔不遇者

心知吾兄能諒之耳君家寧州公幸同事一方而接
塵多疎每從方子及先生一談况味耳足下抱長卿
之貧而僕不能效臨邛之恭江西之水不足以游神
龍而手教清真黜然如對展紙申讀無能爲情然兄
長勒名山不朽之業作人間無漏之僊所得旣奢安
能辭貧混世出世在家出家非慧人淨想未至於斯
一念不染六根俱靜知惟足下可進於此第孤立疎
放操木爲弧天性未馴鋒箭無值風波之代在在駭
浪幸從莊生借虛舟一葉或堪逍遙也大作自選自

副謝靈運所謂賞心惟良知政使玄晏無勲惠施失
墓如何如何令姪恂恂有文巧值弟兄劇萬狀草率
慢去亦知季豹之知黃生非慢客者耳不盡

與王百穀

不知王先生乃抱濟冲之痛尊生主人真悟無生真
令向平拍手耳不肖爲邑無狀只直心一片譽咎俱
自此作蟲臂幾許何以當空條之九先生善謔哉費
光祿墓表真是臭腐之出神奇光祿不灰矣南州無
物產可供有針如髮不足刺吳門繡文得郡志一部

併倉碑一通塵覽

與湯海若

每以事入南浦則右武勿安諸公時得作入林譚惟
去先生川上遠勞我心耳近構一山寺退居小勝卽
無潁川五鳳然凡鳥亦不下先生有意乎其記實後
言之以自勝方就石奉去一紙重刻稿併奉以大序
冠玉也

答章甫仲

玄德異姓兄弟兵尚橫行吳楚間況足下兄弟行哉

川上公有沉鑒非泛語可入僕自有羽箭不敢不銳
未知得值鋒與否當有以報也冗冗忙緒政欲得子
羽輩一談念足下不易至城南山構有片地玉版殊
可周還興到則來清冷之味不厭數耳一笑重刻稿
附覽

答丁右成

昨遣人候兄而使至神之通之矣鍾樊訟已往而
年兄以神明嘲我耶鍾之欺隱田數於法似未可輕
亦念兩生輪服而又以如老向見論又值羅溪公費

累千金公帑不可動私募微薄而稍稍得其免罪之
罰以作善事因過作福爲鍾生玉全而僅以花利田
價量行報道其所罰卽付之伊家舅氏州判令督工
官匠作三面授受且印記而碑刻之總之如翁爲其
母兄不爲鍾而不佞弟清畝造橋爲鍾陵萬姓爲
朝廷不爲樊其不罪而罰是咎繇所不聽而子產所
心許也兄愛我知我信我者然亦不能不叨叨以復
不然恐復作神明一事又添嘲笑矣

與姚元素

弟所抱片心惟兄與抑之仲堅前可嘔露然仲堅多
含不肯盡言相規抑之歸所籍惟兄不敢有私托亦
是關心者亂耳沈閣師馮大宗伯俱身係天下安危
者卽報每見告病真病耶抑中有託耶每見兄稱臺
中于泰寔費衙門張凌玄凌玄今作河嶽聞其女作
孝女張氏矣如國中寥寥何礦稅不止賦歛愈急至
大臣九卿之疏不下而中官之號令如風霆天下安
得宴然梁公一輩人誠難然從古夷狄小人有以賊
攻賊之法而異其機使入吾彀中如正德間借張除

劉事此不可輕說恐終當用之或有有用之者人不知耳兄以爲何如密之密之湯質齋是擔當氣魄人回伯似有肝鬲豁達不知近來意味如何毛肖寰治鍾陵至今人人飲醇而弟不能規隨此公歎服者多弟未與久處不知其真性確定處吾兄知真乞示之非有疑于毛公識好人不到亦吾輩受病也兄近所得何人幸相聞弟坐斗大城中去省一日接見諸公少惟去吾境三十里有劉雲嶠宮詹時時作郊外談此公識力能持世人因得與南太宰曾見翁會太宰之

藻鑑精力俱到此足稱天柱而中有周懇處先輩中不多見也弟方一見兄定熟知其人偶及之耳弟藉兄輩吹植得報政三年非敢他望先父母俱葬鹽困苦泉下人得冥承一命稍解血淚不知得微幸天官否也勅贈文別有啓函顧開雍與陶石簣兩先生惟兄計之

與王年兄

謹正志

陽九之厄獨吾同藉兄弟作有司者受縛于鼠輩而年兄先當之最後則何玉峴年兄並紮紮范孟博三

木矣 天王明聖物寔窮變願年兄與道委蛇以俟
黍谷之律弟雖折腰百里偃蹇一割幸得三年報政
天官無奈罪案如丘無可爲報也久疎通訊艱于棘
門羽便薄將一飯之供統惟鑒存天寒倍萬珍攝以
膺繁祉耿耿不盡

與王澹生

縣令之仰視天官不啻堂簾如兄知弟夢弟者不薄
弟故不敢重天曹郎而輕同伯今復敢以弟畜進名
字以後併此語亦不復作矣弟位卑不當言高然私

心嘗語天下人凡避嫌者皆內不足欲救天下人必
用天下人能用天下人必先接天下人惟接故能識
能用能救嘗以是語爲野人之曝欲奉之天官而不
敢七月得兄手書所謂天下人豪要使東西南北俱
爲我用乃是大手而後信弟之私見坐井觀天天亦
不遠兄真救世人也然救自心普識從眼出心在眼
前故識無妄落眼在心前故救無錯施心眼雙鏡而
後隨吾所接泛然而應與卒然而臨忽然而露皆吾
精光照攝之處東西南北之人皆爲我用此兄所爲

天下人豪者自道也然眼前在有別而心主無欲夫未流之人閉欲而使之卽賢者不勸欲之所赴卽一絲一髮可以繫七尺而萬戶千金可以捐七尺而赴湯火卽怯夫慕義何所不勉弟所謂眼在有別者謂觀欲也夫惟觀欲而提之而人不能不爲之用亦惟無欲之人方能提萬欲而爲之主鏡設妍媸則妍媸不現矣至若手諭所謂說得一句好話薦得一箇好人有人聽之便是不負朝廷不負知己真是報國救世一片熱腸第所謂好話好人者須識取耳日來連

得賀伯闇書悄悄之憂滿紙而不怨不誹見乎咏懷
諸篇伯闇之去與吾兄之主持用世總之足以救人
兩不相妨俱賢者所難第不知當國諸鉅公何以下
回天手使賢者展其救世之用江以西無大患只苦
賦急民貧而近復騷之以中官毆宗室不問而江山
谿谷間雞犬嘈吠上下賢愚俱與之屏息而不相親
無從得調御法天下之患或恐在是雖朕弟亦狂且
愚矣弟載過之身恃諸知己覆庇幸及三年今且令
吏抱牘待考如貧兒之遇債主嫖母之值秦鏡不自

患苦而嘒嘒然向兄陳天下之苦息天官不以躁言
誅乎則弟罪不赦矣有兄在復不自禁掩瑕存瑜徼
朝廷一日之命以慰兩先人地下之魂兄惠及黃氏
世世也昔者先母氏實慈且賢而得尊司寇公墓上
之文不朽來世先處士之不朽也徼之李本寧先生
而弟今獲移罪爲功藉兄之考成以藉有寵命則黃
氏世世實兄之世世造之矣紙短情長所命長鬚跽
陳者止此兄有教言千萬媿媿開示巖邑小吏不聞
至計久矣

與曾明甫

足下之情卽如江水而一別燕楚兩送春秋言念明甫樸質沉心攻苦斯道恨不得常常而見促膝揮塵也載過之身久爲二三君子憂一旦收之當途謬見譽言譬之拯溺之人見其出水便同欣暢而不知大海之無邊寶筏之難渡也不至漂泊尚藉諸君之作篙師耳子路知釋劔之樂而未知乘桴之嘆今之作吏者復以不佞直心當之恐不免爲明甫攢眉也佳作久不見但願明甫開心豁悶直乘長風毋噉噓吮

沫而落諸少年之後卽隴中八陣法矣如何

與劉文叔

今之壇石非昔之棲賢遂令文叔足音俱寂至於三
年作令負過多端昔爲虎尾今亦春冰文叔不爲我
心憂而倡二三君子同聲相賀高譽綺文儼然臨責
憂則憂矣獨不念當者之汗下耶出自知已何以不
拜王塘南公有道先生也自抑之司理時神往不識
近從諸公私淑緒論瞻仰彌深而束身一官道念輕
短螺山在望艱於登天何幸從足下而辱華袞之筆

石而題玉卽非相似乃用世用於世二語領袖未學
終身誦之矣劉生伯洋向有偏嗜茲復得覽其易義
華箋何質文並詣如此爲之三嘆所委飛卿公序冗
冗蓬心逼之歲暮尚未遑作玄晏也奈何別惠過腆
不敢當惟是玉可比德硯以磨人柑味爽口雞聲寤
夢不欲虛來美耳方在案牘未卽報瓊兼諸君名篇
未有以復歲杪當有專謝併致悃塘南先生也

與劉雲嶠

蕭齋首藉供長者想無下筋處亦恃夙昔山房風味

耳膏薇露不啻金莖拜以供禱名香薰俗鮪魚分甘
藉以酌酒亦揆作無滯仙耶不肖原不能書奉命容
效數行不堪點司馬四壁且奈何吉水公見題兩字
何敢由明公誤吹耳此日亦向不肖問東閣程途覺
其悵悵此公精氣有餘亦應嗇用之方可施轉輪手
也地理自天理得固知馬鬣定是鳳穴卜日定圖一
望紫氣供執紼之役且暮或走省中復當相聞乞教
言二陶原鄉里自好者知執御門下更佳也

答臨川袁滄孺

淳于笑隣人之祠田也與少而乞多弟于兄類是乎
詩有之報之以瓊瑤不敢不拜抑于輿所云不敢不
飽也川上有鏡以照四國比于日月將焉往

與饒崑圃諸昆

鄒人淫殺之禍最奇慘蓋五刑已受其三沉之井下
幾無天日幸有天日而獲諸凶不肖向卽未知蔣三
屬門下在原之情顧繳詞送生二亦知其公正發憤
卽微門下言豈有及之乃所高門下不但子羽之節
而俗吏以擊斷爲風裁心竊恥之微心未諒至煩教

甲各造之冊而叅合于十里書筭總行清造或不至
于欺匿飛影之甚矣但清單則必清契清契則必有
稅鄉民無知不以有司意在清產而以爲縣官意在
斂稅富家大姓契而不稅者多口雖不言中情間有
不樂其以稅雖奉行正法較之糧差正額尚可從寬
而國家優恤士大夫與夫不盡民財之心此時尤當
加篤者不揣請照優免例明爲減稅有等使人樂于
投契卑縣便于清單然非申請台臺明白曉諭則或
以縣官爲市恩甚或以縣官爲浸潤恐非正大忠厚

之法也爲此冒昧將曉諭稿二紙及丁田單式逐一
開呈伏候裁奪頃方清造輸投之日卽乞批示許卑
縣竟行者卽行如減稅一節必申請者卽便申請庶
便遵行清查審造某識淺慮疎仰恃台臺明照不敢
不竭其區區

啓守道王公

某曠違台臺不奉慈誨經月矣內監狂肆至侵台臺
人莫不恨某知不足動有道胸次亦無足惟卽以所
傳開采必行疏請漁課猶病民耳至于夫馬不立驛

傳某度以爲兵部覆議必有所處未必卽行昨忽接
內監發票一紙上有朱印奉 旨不掛號五字某不
勝憂嘆此豈天下細事耶妖狐竊真人符錄何妖不
作一夫一馬似支費幾何而至驛傳不相關有司莫
能問此風自江省流傳海內目前無恙將來或有不
可言者矣某愚淺不知世務以爲此在大司馬臺諫
諸公當力爭而議起此方恐撫按兩臺不容無言卽
萬萬言不行亦足以折邪萌而肅天紀夫長孺寢淮
南之謀徐生發徙薪之論台臺靜定先機不後此輩

某杞憂私念恃台臺特達之知敢僭及耳伏惟矜狂
宥愚俯賜開示幸甚幸甚外拙稿以舊刻字做重鐫
一過足備公子鉛槧之未不嫌復呈併候覽照

啓撫臺夏公

恭聞台履全安萬情俱暢非某一人私喜某今以送
考事竣踴辭台臺冀瞻清光下情欲有所吐不能已
者昨閱報稅監必自爲得計氣益橫矣童生散後必
不能安靜恐必有所動作台臺在上自有主持然自
古小人難制之日未有上與下竟與壅隔而能用其

制之之術者台臺道體安乞與司道詳議其可漁課
一節恐彼復請而入其掌握地方小民必受其毒卑
縣亦不無杞人之憂亦必先發而後能制之某淺識
不知世務私心過慮不敢不陳伏候台臺裁奪

啓喻司理

某近病左足指不出戶五日候稍可出理因念台臺
肩鉅理繁循物咸稱非道力輕安何以得此所申減
編京米船錢一節非但解戶心愿卽船戶無不心悅
服者緣向來俱官吏中有不淨非盡船戶利之也某

業已減下貯庫行之貼然於廿九年申請減編未蒙
覆詳批行誠恐吏書利于遷延將來仍圖濡染此每
運多餘一百兩俱以民脂委之糶壑誠所不忍敢具
文申懇伏惟台臺恤民釐蠹尤甚于某卽乞確然覆
詳院道批行庶貽永利杜後侵進糧里萬戶戴之某
非敢私謝外審錄冊略昨已申臺其按院冊遵依於
本月十六七可竟送否伏乞裁示

啓吳按臺

某本庸文淺見仰荷台臺特達之知故于令孫佳作

不避狂妄微指壁中之瑕蒙台臺不以爲罪每垂獎引此聖賢與人爲善之公心不知某之不足以當此也復蒙下問令孫問喜禪玄新譚而用字用句多屬未妥其淺闇何知然據一得之見竊謂禪玄之旨其至處俱不涉文字而玄門之說極其至不越精氣神神雖極微妙亦涉氣涉有其與禪門宗旨大別而與吾儒無聲無臭無思無爲之旨亦大相懸矣令孫高才慧心解希高妙故語涉禪玄然本源洞徹小疵在用字用句之間此在臨筆間稍一檢點去之不難也

又蒙台諭論講義舉業而引王唐名家大全蒙引存疑與紫陽新說互有得失之旨某雖淺闇然自浮沉諸生誦習山中亦嘗竊有所憂今之當世賢才俱出于舉業舉業必出于講義以講義紆爲文章以文章發爲吏業而其原皆于心體心無不同習染各別流弊亦殊孟子生心害政之論所謂千古知言關係不小今人自習舉業時其才已錯用其心已壞又安望其脫凡近而游高明台臺所謂禮部之所禁在此與士子之所好在彼此真仁人憂世衛道之言非直爲

舉業一路而發也竊以爲與其禁之莫若導之使之
證說莫若使之證心台臺近刻諸儒語要標示儒宗
與會元文選疏其正派嘉惠導引至真切矣某自爲
庸師時嘗以膚見本紫陽註說叅以大全証以蒙引
存疑稍去冗繁彙爲一集旣媿裁鑿未精又見坊間
亦有以此諸書湊集成刻起于俗學小生爲一時名
利而設某亦自慙而止私心亦竊于此窺紫陽之學
其所爲內外本末知行動靜種種諸解其意常恐學
者偏內偏知偏靜漸流于清淨寂滅故與王陸所以

闡揚孔孟宗旨不無相悖而其所以解釋訓詁諸經書中自首至尾徹底一見雖有支離歸于平實近世理學大明其真見直截洞達宗旨超越紫陽氏之上者固有其人而高才之士據臆執解出入游涉于禪玄二氏之間者亦不爲少舉業士子又止於文字語言間投世好獵浮名其中實無明白體驗一念故于紫陽篤實導引之心愈遠愈晦大都自心不明卽紫陽足以爲病自心真明卽新說足以爲功非台臺憂世衛道真切之懷某妄爲此言亦陷于毀聖誇賢罪

不可解矣某不自揣後爲詮旨一書自媿未定之見
無關於聖賢道術之萬一而區區止爲俗學講義倘
及流布坊間又懼自病病人無以解免稍稍欲以餘
閒卽就膚見中再一訂証而後出故向來未敢示人
非敢自爲枕中秘密實不堪帳下小兒讀也伏蒙台
臺問察藹蕙政某質疑證信千載一時故敢先以上
孟詮旨一編奉呈台覽夫秦鏡之別媼妍越人之見
繳結道眼炯炯職不能逃伏惟哀愚宥狂詳垂慈誨
不勝悲渴外蒙頒示念菴先生集某隨塵冗中讀之

可以發媿汗而開微明也不敢稱謝惟有佩服恭候
台旌臨省時跼聆耳提專役先布下情不勝惶悚

又

伏讀台臺大稿皆有關係理學風教與文詞人藻繪
不同奉台諭諄切內摘二首不甚關係者候裁如陽
羨紀行東溟問答昔賢語錄所未見者真千古正印
也至蒙委閱各郡觀風卷愚以爲台臺秉道作人與
備取才華者不同必得精醇簡雅追踪先民方可型
范後輩若正而不足反不如才豔之炫人然諸生文

不稱意者儘多某亦不獲盡見據愚見僭爲評隲恐
選汰近刻無當大方台臺道眼諒有獨照總之精少
爲費也上高黃灝作精沈質厚有先民之風吉安之
劉伯洋蕭命官黃金璋輩皆名士空黃有鄒廷龍鄧
來鸞二作亦雅不知其他作如何也乞台臺取閱之
某纔得見南錄未見令孫姓字私心怏怏不快然青
年高才無愁不遇一時浮沉何足介介而性學史學
事理交融之地是文章大宗某之困頓諸生頗久向
未着力今奔走小吏遇事輒碍深自媿悔此或蒞蕘

之言可備令孫采擇者也仰荷大造敢不避狂妄僭
陳其愚伏惟慈宥

又

某廿七日還縣時曾以一書與雲嶠公議今奉台諭
又卽詳具一書覆論雲嶠公回札謹附上台覽某淺
闇更不知事體據愚見眼下連催二疏急候 皇上
成命昭海內畫一之守且未言權宜未疏後改以候
至八月某日爲限過此京差尚不至則祖宗二百年
養士賓興之典必不可弛通省待試士子數千人海

洵疑懼之心必不可失京考至太遲不便行事俯容
權宜以遵祖制安衆心卽候命下庶無專制之失而
不爲聖明盛世大典之累似與雲嶠所見微同伏惟
台臺養定不惑以爲國求賢之公心而又有迫而後
起之意恐人亦不能議其後也雲嶠札中所云激切
圓融四字伏惟俯爲詳擇所云日限台臺量時酌定
自中疾徐之節非其所敢擅議伏念台臺不遺下問
又與雲嶠見合僭貢其愚以待裁奪台臺自有主持
乞勿宣露使其有出位妄言之罪至于入簾一節伏

蒙台臺天覆無私惓惓眷注生平徑直亦不敢以避
嫌爲辭然揣分安愚又不敢重叨以取入宮之妬總
之仰恃台臺特達之知而已臨啓不勝惶悚流汗

啓布政陸公

卑縣疲瘠之鄉不堪重賦惟見成兌倉一節竭區區
狗馬之心仰恃恩造四年之間已有成效詳載前申
冊卷中惟台臺與撫臺洞照之其歲有餘米變價貯
庫雖經申詳但不若照所餘減則徵派則小民戶沾
實惠官吏永杜侵漁尤爲百世之利及今派則頻發

由票之時事在台臺主持定減進民即可蒙賜故事
或行查本府但恐往復稽遲蹉過派則之時又積滯
一年事矣且事首尾易見無煩查者倘兩院有行即
自台臺竟行勘復最便利也

又

某昨請倉兌餘銀減編蒙台臺畱照手諭詳懇仰見
爲民真實盛念已非一日矣其稅契造冊一節未行
稟白緣由蓋卑縣徵稅比上屆業多五倍某非敢爲
功其原經稟行士夫諸生量爲減免及請存畱貯庫

亦非市恩特見嚴查稅畝者勢不行而反少請量寬減則情見信而倍多至請留貯庫則無損于國賦之毫毛而有備乎地方之緩急故俱蒙恩造批允非其所敢私擅今請存稅契銀兩推收畝角縣冊照造不差毫釐但可報司而不便報部故不敢虛文造申其首尾稅銀逐日輪收值櫃里長令親筆登記事經萬日日經衆手毫無漏錯底冊存縣謹照樣造冊送臺倘有不對伏候查弔前蒙台臺行府招解承行吏書查究今屆稅銀比前十不及一之說知爲通省槩行

不爲卑縣而設但署官未詳首尾以致遲延某不敢
不申稟所以伏乞台臺照察真實卽行批銷或示必
欲造冊報司容一一清造又恐干請免請貯者不便
伏乞裁奪外原請量免稟兩院稟帖稿及請畱稅契
銀兩刊冊想已塵台覽者一併再呈以見首尾惶恐
惶恐

與徐玄仗

向兄許弟幾於自得而能從事戰競惕厲亾日不粘
之壁間如日承兄教然而弟性疎宕自喜近於自得

而又不肯受縛未能戰惕惟是六時磨勘自心未敢
頽焉自放而眼見諸態未免以浮漚涉之兄曾稱我
光明磊落而不知光明磊落之氣亦氣也此氣終不
能少亦是未降之病其最病者世間之法亦法人以
弟爲了了而弟如夢中處最多惟弟自知之此一方
何自從長桑越人授耶教之教之弟載過多幸藉兄
庇以三年報空手逢債主無以爲償或有一念不負
債之心爲有道所諒俗人安得逢焚券客哉朝事紛
紛姚元素骨法大勁然亦安得大英雄推碎牆壁成

蕭蕭宇宙于一切爾我嗔喜中下滾湯潑雪手耶甚
難甚難曾太宰公向過鍾陵想因劉宮翰萬儀部知
有弟姝垂盼昧宮諭稱其真正是拔人濟世人兄今
周旋何如畢公之冲雅陳公之靜簡皆弟所心服兄
今日與連署良是金蘭千古之契令人羨殺也無便
久不致書縣尉解南折來兄幸霽天官威重而接之
有所可周旋處不俟弟言一扇一石刻侑以薄俸少
許豈其在清濁間耶一笑

淮村集

卷之二十六

四十二

高林集卷之二十六

終